

王新鵬編舞塑心中巴赫

芭蕾舞蘊含赴德發展廿年心路歷程



基

王新鵬在德國經歷滄桑，終於建立舞蹈事業根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音樂會以巴赫的作品為主題並不出奇，香港芭蕾舞團的節目「巴赫·芭蕾」，卻以三名不同年代的編舞家作品，去演繹巴赫的作品，悠揚的樂曲配以優美的芭蕾，是藝術的最佳結合。當中威廉·科西（William Forsythe）的《舞極》，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的《巴羅克協奏曲》，斯坦頓·韋爾奇（Stanton Welch）的《空·色》，都全數以巴赫的音樂作為舞蹈背景，只有移居德國的華裔編舞家王新鵬，在他的作品《我的巴赫》中，卻用了更多其他作曲家的音樂，去向巴赫致敬。

舞師員形象恍如蠟燭

曾於中央芭蕾舞團及德國埃森劇院擔任獨舞員的王新鵬，轉任藝術總監多年，身形依舊修長挺拔，只是頭髮漸花，臉上亦浮現一股滄桑味。而這四十五分鐘的《我的巴赫》，正是他往德國發展二十年的心路寫照。「這是〇五年的作品，每年我要為舞團（特蒙德市立芭蕾舞團）編排三台作品，故事性的芭蕾，與世界各地芭蕾明星合作的製作及當代抽象作品。《我的巴赫》便是抽象之作，是表達我對巴赫的感覺，構思時聽過不少巴赫的作品，但總覺得不夠，後來藝術顧問提出帕特有一首獻給巴赫的作品，後來又有一位作曲家大衛·默羅，以電腦與交響樂結合演奏的作品，加上巴赫本身的音樂，形成一種拼貼的音樂交替，當中有雙人舞、三人舞及全體演員的演出。這舞蹈的核心，不只是抽象，正如巴蘭欽從來不認為芭蕾是抽象的，每個舞步，都有其背後的故事與情感。」

王新鵬用很詩意的比喻去描寫芭蕾，舞台上演員的形象就如蠟燭，時弱時明的火焰，就是跳躍的節奏，到結尾

只剩下一縷煙，也要散發其餘韻。而舞蹈中忽明忽滅的不同起伏，便是訴說着王新鵬旅德近二十年經歷的感情節奏。

憑着二〇〇〇年舞劇《大紅燈籠高掛》廣被中西方芭蕾舞界所熟知的王新鵬，卻不認為這個舞劇是自己相當好的作品，最重要的突破是讓他在故事性芭蕾上，有了更多經驗。但在之前，王新鵬在歐洲已建立了一定的名氣，他坦言，有了成績當然被人另眼相看，只是，一個中國人在陌生的地方打天下，過程毫不輕鬆。

「一九八九年，那段時期心情不好，決定出去闖一闖、開開眼界。可是，後來就算拿了編舞的文憑，沒有人理會，想回北京也不行，只好找工作，去舞團擔任舞者，終於有一次舞團讓舞者參與編導工作，我便主動提出我去！我去！想不到那作品得到賞識，還繼續排了四次舞，後來我乾脆停止跳舞，到各國去為不同舞團及表演編舞。」

搞舞團覓贊助不抱怨

就這樣，王新鵬在不放過任何發揮才華的機會，用實力在德國站穩腳步，〇一年，他出任德國邁寧根芭蕾舞團總監。「開始時是很受蔑視的，人們都會觀望，我這人有何本事。可是一年後，因為舞團票房獲得好成績，兩年後我被邀往較大規模的多蒙德市立芭蕾舞團任藝術總監。由於這個舞團屬劇院之下，有一個交響樂團，第一次要演繹浦羅哥菲夫的作品，評論不壞，卻賣不出票。於是決定排演《天鵝湖》，但劇院提供不足資金，我只好自行找贊助，結果表演全院滿座，之後還有《胡桃夾子》，依然滿座。終於因為舞團的節目大受歡迎，我爭取劇院讓舞團成

為獨立部門。現在，舞團更得到企業贊助，在一座空出的舊樓房裡有自己的排練廳及辦公室。」

王新鵬講述自己在彼邦發展的辛酸史，語調非常平靜淡然，卻讓記者感受到他過程中的掙扎與孤獨，原來，要搞好一個舞團，不能只專注創作，還要顧及資源及行政，甚至去拉贊助。但他並不會抱怨，反而分享心得說：「一個舞團不要只向政府要些什麼，首先只要想到自己能給國家什麼？要為政府作出貢獻，令舞團建立了知名度，才有說話的能力，才能去要求，這樣這一生才沒白活。」其肺腑之言，實在值得與香港藝術家們分享。

說話很實在、嚴肅的王新鵬，始終是一名藝術家，有他追求的夢想，那是一個自由的Fantasy，他說：「我開始有個夢，有一天，我能創作一齣屬於自己的中國芭蕾，那會是雖古典也現代，超越時空的。儘管到西方那麼多年，但我還是在國內受傳統的教育，和他們的背景不同，在傳統中尋找的內涵，他們未必能完全理解。但始終文化的共性與表現方式，文化也是沒有標籤的，最重要的是能展現內在的意境，藝術的本質是感覺，由形式走到意識。」

期待不久的將來，觀賞到他為自己國家而創作的芭蕾。

香港芭蕾舞團「巴赫·芭蕾」為今屆香港藝術節節目之一，將於二月十三日、十四日晚上八時，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時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上演，門票於快達票及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



▲王新鵬的《我的巴赫》加入了其他音樂家的作品



▲《我的巴赫》曾於德國上演



平面設計作品 (本報攝)

奧國設計融匯二維三維

【本報訊】奧地利除了音樂聞名於世之外，其創意設計也具國際地位。一個以純奧地利設計為主題的「GD2D+PD3D」展覽，帶給人一個富官感亦具樂趣的設計展覽。

由香港設計中心及奧地利駐港領事館合作舉辦的「GD2D+PD3D」純奧地利設計展，是一個由維也納著名設計工作室 JULAND Barcelona Vienna (Julia Taubinger 及 Andrés Fredes) 創作之展覽。

香港設計中心設計總監及教育顧問周婉美表示，是次展覽的目的是透過一系列源自奧地利創意獨特的當代平面及產品設計，推動多元設計概念，以及提供一個鑑賞交流、以至商業合作的機會。

平面設計 (GD) 及產品設計 (PD) 一直都

息息相關。透過此次意念創新的展覽，將平面設計的二維 (2D) 及產品設計的三維 (3D) 空間以互動及趣味手法展示。參觀者可戴上由紅藍玻璃紙組成的立體眼鏡，欣賞視覺上立體的平面作品。

奧地利平面設計常見於企業設計，出版及商業推廣等等。其中以 The CHAIR 最具代表性。由 Thonet Brothers 於一百年前設計的咖啡室桌椅，不斷感染日後各色各樣桌椅設計，更確立了今天奧地利設計的國際地位。

展覽作品亦展出多位年輕及國際著名的設計單位之作，包括 Büro X, Ichiban, Jung von Matt, Paul Busk, Tina Frank and Moodley。其中一位駐守紐約的 Stefan Sagmeister 今年更推出了令他揚名的個人設計集。

產品設計方面，這展覽亦同場展出大師級及年輕設計師的作品。例如：Herrmann Czech 及 Friedrich Kiesler 的「椅子」作品。他們的作品同樣展示了現今奧地利人的創意。

展覽即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每日早上十時至晚上七時在九龍塘達之路七十二號創新中心地下舉行。詳情可瀏覽香港設計中心網頁：www.hkdesigncentr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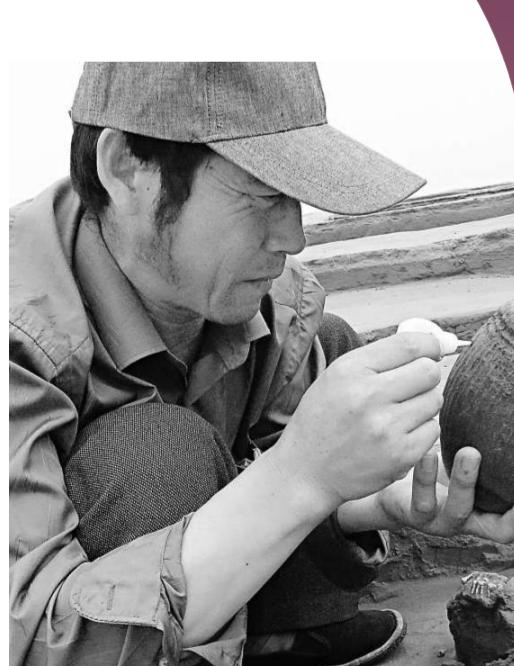


展覽的作品都展示在充氣的透明膠膜內
(本報攝)

文藝動靜

窺探史前文化寶庫 考古發現南寶力皋吐墓地

南寶力皋吐墓葬群出土的璇璫形玉佩



考古學家現場挖掘並修復陶器

內蒙古通遼市扎魯特旗境內首次發現大規模史前古墓葬群，距今四千多年，地處草原腹地。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受人為等因素影響，個別墓葬遭破壞，甚至面臨消失殆盡的境況。〇六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進行搶救性清理發掘。目前發掘面積已達一萬多平方米，累計清理古墓群近四百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蚌器等各類文物一千三百多件。

去年「扎魯特旗南寶力皋吐新石器時代墓地」在中國社科院考古學論壇上被評為「〇七年中國六大重要考古發現」之一。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吉平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南寶力皋吐墓地是研究我國史前文化的一座寶庫，其衆多重要發現填補了多項我國史前考古文化的空白。

被評為重要考古發現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盜墓者猖獗，粗略統計有上百座墓葬被盜掘。吉平回憶〇六年首次發掘古墓群現場的情形時說：「經初步調查確認，當時已知墓地面積近萬平方米，分為南北兩區。發掘歷時六十天，清理古墓葬一百四十二座，其中四十五座被盜。工作人員在發掘時均發現有被墓地打破的壕溝。」經推測，壕溝內很可能早於墓地的遺址區。吉平說，第一次挖掘出土文物近三百件，其中陶器近百五十件，石器、骨蚌器約一百五十多件。

部族之間衝突較頻繁

記者在現場看到，數十人正在有序挖掘古墓葬群上的表土，幾十個一字排開的方形探方映入眼簾，恰巧幾名工作人員蹲在探方內細心地用手中的刷子來清理挖掘出陶器表面上覆蓋的泥土，而有一位考古專家則現場修復剛出土的筒形陶罐。吉平講述，墓葬數量大而且分布密集，隨葬品的風格特徵基本一致，屬於同一時期、文化類型的遺存。

墓葬皆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隨葬品多以陶筒形罐、陶壺、石斧、石刀件及骨柄石刃刀等，個別墓葬有人頭隨葬現象。吉平對此解釋稱，墓葬中不少屍骨呈現出肢解創殘的痕迹，反映出當時部落、部族之間的摩擦與衝突較為頻繁。南寶力皋吐已發現三處墓地和一處居址，出土物品包括一些兵器，如骨梗石刃刀、劍，石斧、石錐和石錐「石箭頭」等，其中以石錐數量最多。

南寶力皋吐墓葬群出土的「骨梗雙玉刃短劍」兵器收藏於內蒙古博物院

人形動物陶器極罕見

南寶力皋吐墓地出土的人形陶壺和動物造型的陶器，在東北系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中實屬罕見文物。人形陶壺整體呈女性形象，面罩在壺口領部，五官清晰可見，其雙手抱着肚子，形象生動逼真。吉平說，「人形陶壺」在東北同一時期的其他文化遺址中屬罕有發現。此外，在眾多隨葬品中墨玉骨朵、骨梗雙石刃短劍、龜形彩陶壺、紅陶動物造型器皿等在同一時期的其他文化遺址中也極少發現。尤其墨玉製成的「骨朵」，頗為五角星形，它的出土使這種兵器的出現年代向前推了至少一千年；而骨作劍身，玉為刃的兵器「骨梗雙玉刃短劍」，專家認為極有可能是青銅短劍的前身，現已被內蒙古博物院收藏。

石器時代最完好遺址

今年已是第三次清理發掘，考古人員清理出九座完好古人類房屋。此處古人類居住遺址是東北地區保存最完好的石器時代遺址，房址屬半地穴式，帶有狹長門道方形和長方形房址建築結構，有灶、柱洞及台階等，同時在房址內還出土了許多筒形罐和白色蚌殼飾品，在房址的旁邊，還有一個古人類用來處理廢物的圓形垃圾坑。吉平說，南寶力皋吐古墓葬「遺址群」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和骨骼，對研究南寶力皋吐新石器時代晚期當時的社會人文風情，以及古人類生產生活方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擬明年建遺址博物館

南寶力皋吐古墓群的發掘，對研究新石器時期的喪葬制度、生活習俗、製陶工藝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內蒙古考古所所長塔拉說，南寶力皋吐古墓群的發現與發掘對於區分和建立東北地區史前考古文化及同類型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目前，記者從當地政府部門了解到，為了使遺址避免遭到風、雨等自然條件的風化侵蝕，內蒙古文物考古所協同通遼市扎魯特旗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員使用了相應的科技手段將遺址進行妥善處理，並派專人進行看護。與此同時，當地政府還下撥專項資金欲在明年就地修建遺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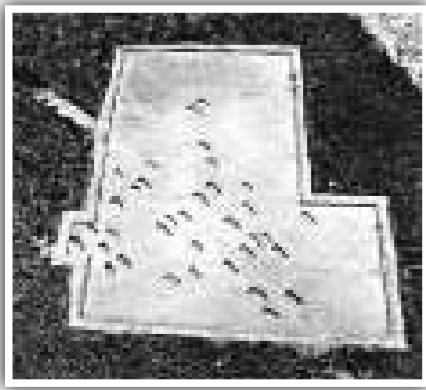
本報記者 李珍瑩



東北地區原始文化當中首次發現「人形陶壺」



出土的泥質陶器



2008年C地點航拍挖掘全景